

皇朝仕學規範

十一







作文作詩

仕學規範

卷卅五至卅七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五

作文

呂居仁云。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霽霽無吝吝處。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摹次第。初學者

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張文潛嘗云。但把秦漢以前文字熟讀。自然滔滔地流也。又云。近世所當專學者。惟東坡。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爲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爲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等。則須審己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荅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警策也。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寢衰矣。

醫書論脉之形狀。病之證驗。無一字妄發。乃於借物爲諭。尤見工夫。大抵見之既明。則發之於言語自然分曉。觀此等書可見。又云。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

韓退之荅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張子韶云。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胷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又云。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

又云。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胷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人云。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已上出張橫浦日新

四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邊豆。且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邊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爲不及也。

王岐公在中書最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



而語不蹈襲。唐李衛公作文箴。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四六全在編類。古語。唐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司馬文正亦有金桴。王岐公最多。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

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

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桌文。續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續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已上出四六談塵

凡為文。須要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當使一件故事。後却以已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須是先自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

古人用故事。當頭便使者。必有疑難。或與已說異。故使用引話頭。出已見到這田地。方喚做不隨人脚根轉。

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能及也。

作文字。須認體位。謹布置。如大匠掄材。各着色額。廳堂亭榭等屋。材料制度。色色區別。不可一律。如大廳材料。不可作亭榭使用。

已上出蒲氏漫齋語錄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



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諸紳。出韻語陽秋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與殿過。

須做過人工夫，方解做過人文字。如何操筆，便會做好文字。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處及接處。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文字貴曲折斡旋。

文字一意貴生段數多。

凡做文字，每段結處，必要緊切，可以動人言語。凡造語，不要塵俗。熟爛。

凡作簡短文字，必要轉處多。凡一轉，必有意思，則可。

大抵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假助語，而自連接者爲上。然會做文字者，亦時一用之於所當用也。

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雜文須看他節奏緊處。若意思新，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不兩行又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雖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覺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叙處，間架令新不陳，多警策句，則亦不緩。

凡作文，須要言語健，須會振發轉換，亦不要思量遠過。纔過便晦。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庸，專事造語。

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



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透迤  
觀之者不厭已上出麗澤文說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六

作詩

薛許昌荅書生贈詩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又用事能破觚為圓。剏剛成柔。始為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出皇朝類苑

孫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溯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眾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箚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箚袋中所書也。出孫氏談圃

作詩切不可斥言事。至於美人亦不可斥言。試觀詩之風雅頌所

美所刺。未嘗不婉順而歸之於正。

出節孝先生語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

羅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底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睢鳩為何物。知睢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間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



世間遠人之此。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並出龜山語錄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踈。皆為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有道之士。胷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肝肺。不過

僅能嘲風弄月而已。並出李希聲詩話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已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已而已。又曰。崔鷗能詩。或問作詩之要。荅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出泊宅編

昔人有言。人有三百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出吳子書詩話

世人常言老杜讀盡天下書。過矣。老杜能用所讀之書耳。彼徒見其語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萬卷人誰不讀。下筆未必有神。出陳輔之詩話

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以此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倣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出嬾真子錄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並出許彥周詩話



劉貢父云。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詩句平易。倣之而不得其意義。隨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不啣啍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出分門詩話

王介甫嘗論杜詩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

詩文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王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

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夫學識素高。超越尋常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並出藝苑雌黃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鷗鷺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又客得無淚。故



妻難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  
雲鬢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  
也至讀讖婦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劔社稷一戎衣則  
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  
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  
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  
能飡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  
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堂堂太宗業植立甚宏達斯則  
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  
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  
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  
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

魏都卷五

胡

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

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已上出冊  
朝鈞詩話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  
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舍風鴨綠鱗鱗起弄  
日鵝黃裏裏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知坐久緩尋  
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彙括  
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  
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  
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  
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  
見其安排闐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



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兩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冷。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圓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圓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



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

巴上出石  
林詩話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六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七

作詩

詩者始於舜臯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雉鳴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鼠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述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寔多。自唐迄于國朝而體制大備矣。

范元實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令靜聽而具陳之。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固已有是詩矣。然必言所

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無益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必入海而去秦也。其去於人情必有遲遲。不忍去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則忘江海之外。雖見素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為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可也。元實又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



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栢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視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大也。文章故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是此兩體爾。

蔡條言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船字眠字天字各再，前字凡三。於古未見其體。予嘗質之叔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製，雖重韻無害。亦周詩分章意也。學者可不知乎。

六一居士云：國朝揚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東坡居士云：古詩押韻，惟入聲可通用。須本音，或引韻，則不拘四聲。普用隣韻無妨。至於作律詩，七言首句，須要引韻，苟或不然，即須得一聯對句也。大凡詩章，若對偶多，即為實而成體。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崇韻學，論文則欲官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對、蹉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如徐陵云：陪游馭娑，騁織腰。



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官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旁犯。如九歌蕙殺蒸芳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當日蒸蕙殺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跋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揚以朱雲對白日。如此之類又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自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黃魯直一掃古今弃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鍾磬和聲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

續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爲竅。物象爲骨。意格爲髓。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詩有自然句有神助句。容易句率然遂成。辛苦句深思而得。又云詩之四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勢欲滔天。第二聯謂之景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又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云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謂之扇對。

歐陽文忠公云。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予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



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沛。壁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苦難噉。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名賢詩話。言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蓄靈華。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魯直和吳餘干。廖明略白雲亭燕集詩。江靜明花燭。山空響管絃。風生學士塵。雲繞令君筵。百越餘生聚。三吳喜接連。庖霜刀落鱸。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來鳥。壺公謫處天。談多時屢謔。舞短更成研。而我孤登臨。見觀詩未究。宣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直可拍肩挽袂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竒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東坡居士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嶠。嶠



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二復其言而悲之。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闕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大雅綿九章初頌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八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也老杜陷賊詩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裳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



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已上出古今總類詩話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七







